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三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　宜

殿閣詞林記卷三

明 廖道南 撰

閣學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陜西行臺侍御史訥博學強記動遵矩矱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盬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

發難繁蔀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勑文操筆立就雅稱上意遂遷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帽文綺鈔錠秋七月庚戌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涣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在何如爾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

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遅速名譽有先後昔望于磻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年雖高邁特授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上復勑諭曰太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夙學耆德可以任此卿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辰陰晦不

雨雪雹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内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

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大被賞遇及遘疾上遣中使諭之畧曰卿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圖其像予麟往候問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

子復祖為司業廖道南曰往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
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規乃嘆我聖祖每戒敕諸生
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訥之名不朽矣彭韶
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飭卑以行百僚讓
德六館斐聲嚴而有度樂育羣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
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四

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隐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絶跡以聖賢道學為已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高皇帝平一海内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於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上

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盖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

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魏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别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闈撤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

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復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葢任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

有謹始怠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後者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似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年忽遘危疾上遣醫調治其子逢掖請告還豐城卒年七十有二屬纊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絶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諸書廖道南曰予幼學詩誦善所著解頤輯釋頗得其要領然而國風民謡宗廟朝廷雅頌之詩爰自

千篇删為三百亦已嚴矣宋儒泥於鄭聲淫之説遂槩以為淫奔而不以進講豈昔作者之本旨哉思欲起善于九原而與之論難又胡可得也林塾賛曰羨彼雲洞煜有来裔道立教成令聞斯浬乃擢翰林掌帝之制寵辱不驚皇極經世爰起校文登華振滞墜星有占歸則云逝

東閣大學士吴沉

吴沉字濬之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博

學有文累徵爲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異財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財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

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
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
否爾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
納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
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
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
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

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未幾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為待制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吴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宫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宫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宫如舊制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朔上將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上謂沉曰

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

巧于悅上忍于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己而忽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蓄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渭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士考功監劾

其息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廖道南曰予觀沉所進精誠錄其學粹乎正矣至論小人不可用斷斷乎其為確論也金華之學沉亦可取矣

贊曰於乎君子浙水之英奇氣煥發正學端純精誠有錄格于皇天天心克享秉志彌堅三仕三黜喜愠不形於乎君子浙水之英

文淵閣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解縉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徙居吉水遂為吉水人曽

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開先生縉縉生而英悟奇絶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歲日記數千言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遂大振與弟綸暨女弟之夫黃金華同舉進士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即屬草以進其畧曰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及取

天下于羣盜掠民生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女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消融底定且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盛王矣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數改令數改則民疑刑期無刑也寧失不經刑太繁則民玩令好善而善不顯善者未必蒙福惡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願篤惇信之本加愼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無間于須臾夫人君不以察爲明也元首叢脞則股肱

情萬事皆隳人君當以德為政也帝德罔愆則衆志應天命用休令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未至治民治強暴矣治心則未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為之治夫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距詖行息邪説臣願上泝虞夏商周之華與下及濂洛關閩之佳範釋老之壯者驅之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絶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傜夫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

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於衆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于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不加捶楚夫禮樂不備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掃地之規尊祖隆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太學祀孔子於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不防非所以保邦國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于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正非所以示民趍臣願傚藍田呂氏鄉約及

浦江鄭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軌則夫田税不均非
所以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
積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臺綱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臣願
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夫賢路不清非
所以勵頑鈍奬忠貞今椎埋嚚悍列布朝省朝捐刀鑷
暮擁冠裳臣願遵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勸而為善
尤願陛下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

心以待萬物幸垂鑒焉奏凡數千言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慮其中傷即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搆害張昶怙勢恣横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姦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寃疏上又慮其涵養未至名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

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趍赴臨權
臣搆害謂赴臨非詔旨逐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
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
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文皇靖難雅聞縉名
拜侍讀學士偕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
問以縉為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
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
終難朕常存于心爾等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

之美縉對曰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即令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御謹身殿閲高祖御製文集諭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于宫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毀矣意者其有遺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月

己丑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鑑録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

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宫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説庶幾成其徳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嗣後纂修髙廟實録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髙煦有扈從功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仁宗為皇太子髙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議大夫未幾福等初議泄于外髙煦知之憾縉獨深遂

譖于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
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
怨望改交阯八年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皇太子監國
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
竄交阯之化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邀與同趍廣東之化
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上大震怒徵逮詔獄
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賛善王汝玉編
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經歷高得暘及李至剛

相繼死獄中縉子禎應禎亮舉家俱戍邊仁宗登極特
宥還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縉襟宇曠略絕無城府
喜引拔士類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所奬進太宗嘗命
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見於
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
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
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戅直而苛人怨不

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祖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條驗之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年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竒曰人謂縉狂士乃今知非狂士也楊士竒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梗楠百尋其才之蘊寧見掮于匠輸郁乎

紛紛五采承日䨓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遄疾千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廖道南曰縉負奇氣抱儁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蚪陸剸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如者髙皇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疕西萬言疏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名旋河

龍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而獨斡運廟謨措神器于磐石視古英哲何以加諸然諫沮交阯力抗權倖卒罹于讒莫之敢白悲夫贊曰董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日邅迴遡風孤騫縉也奇才國士鮮儷遭際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竄日南載還魂飛湯火殄瘁疇憐文貞銘辭勒于貞石潛光益彰煦燿方策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延平守子祺之孫永豐丞師

尹之子也幼受學于叔祖子貞及長之閩從黄仲昭遊
建文庚辰舉進士第一賜名靖授修撰文皇登極簡用
儒臣入文淵閣擢侍講疏請復其舊名允之踰月改侍
講階承德郎上一日問百姓安否廣對曰郡縣窮治姦
黨外親深為民厲詔免究賴全活者甚衆四年七月又
問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稲已畢何獨大早
對曰臣鄉民多勤且多種早稲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
家為然至于人君尤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

今日所行幾事果當於天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俟旦改之葢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對曰誠如聖諭未幾陟右庶子仍兼侍讀四年七月命撰神木山碑文皇太子立遷廣爲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五年七月命同淇國公丘福等輔導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棟樑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

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
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原恢弘
智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
之聞五年冬廣進呈文字上覽之稱善問曰黃淮不滿
于楊士奇何也廣對曰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蓋因解
縉重士奇輕淮故併及於臣上曰知汝不容于淮惟朕
不為所惑廣頓首謝六年七月命撰浡泥國恭順王碑
文七年二月甲戌聖學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

有其要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聖賢名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足以為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要朕因機暇采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于身心家國天下者類為成書卿等試觀之廣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上大閱誓師閒衛喇特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今日此舉非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齊戰疾願致謹焉上曰

孔子人言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效可必也
三月丙子上北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
言何也廣曰成筭在上莫之能裨上曰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雖聖人資于芻蕘朕曷敢任己以掩羣策暨旋師
廣等頒賚有差九年多罕台吉并女直野人來朝上諭
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數為邊患來歲
賂以金幣剥民膏血若餌虎狼今既畏服授官賜賚捐
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一月乙巳重修高廟實錄命廣

同胡儼等為纂修官十二年十月甲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為總裁官書成廣等撰表進呈上親製序文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上大嘉賞十六年五月嬰疾卒年四十九

仁宗登極贈官賜諡眞章有云卿德行文學士林所重
事我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年清愼恭勤始終一節輔
朕春宮小心直諒今特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
諡文穆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爲檢討楊士奇
銘其墓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惟武以靖惟文以治魏
巍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禩東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
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

公所蓄志寛恵被下汸穆泯馬密賛鴻化春宫輔徳平
直之行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
其瞻公眎無有泊虚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
惡寵章駢蕃貢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
文江在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廖道南曰國朝選士擢
冠於廷者自吴伯宗任亨泰輩受知皇祖至廣益大以
肆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大造於後學者觀其
扈蹕惟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

以下鮮與其儷云贊曰東壁之躔月合星聯西崑之岫玉澤珠懸彼美人兮龍見于田運逢九五風雲翕焉本天親上上際九玄本地親下下徹九淵七俊廻翔頡頏誰先宏猷秘畧公也則然

史部侍郎兼學士曹鼐

曹鼐字萬鍾真定寧晋人曾祖克柔祖廷訓父祉咸隱德弗耀鼐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初舉鄉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

街之攺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爲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公一見竒之明年廷試宣皇策以義禹河洛象數爲對稱旨上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爲首預焉敷納明暢聞者聳敬預修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簡入内閣恭知政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爲第一是歲陟吏部右侍郎仍兼學

士巳巳五月戊申鸿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
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俄聞額
森大舉入境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
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鸿與侍讀學士張益扈
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
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
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落驛戊申次大同
庚戌次雙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

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直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鄺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敵已據南河次日敵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大為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鄺及諸臣五十

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爵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
事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
户廖道南曰予觀李忠文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
外國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
張唐之安祿桼眷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安
勢匪其敵我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獲狐射隼而乃
受制閹豎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爵者

爽然為廷魁首元裒沙漢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國史亦以為世鑒也已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沙遼邈狼山逶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文淵閣大學士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授修撰已巳英廟北狩郕王監國命時奪情起復入文淵閣陞侍讀賜五品服時請終制不允值易儲遷左春坊大學

士褎字志成陞太常卿兼侍讀天順元年九月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問年幾何時對曰犬馬齒四十有二上笑曰年方壯可用也還命入閣兼學士時徐有貞既去許彬薛瑄岳正呂原相繼拜命及李賢復入欲于閣中南向坐時曰不可宣宗臨幸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內閣南向恐非臣子所敢專且華蓋謹身文華武英皆至尊所御設官兼殿止可侍坐備顧問正坐非禮也賢語塞戊寅二月恭上聖烈慈壽皇

太后徽號時條上寛恤數事詔須行之仍賜金綺有差
十月扈駕校獵于南海巳卯賜遊西苑五月端午賜觀
驃騎七月賜遊南内庚辰上御南薰殿召時同李賢吕
原入命内侍鼓琴賜博帶十二月閱射西内召時同觀
憲宗即位陞吏部侍郎知經筵尋進兵部尚書兼學士
給假歸省遣中官護行因四川地震時上言十事賜麒
麟服總裁英廟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慈懿皇太后崩時上言請如漢文葬吕后宋仁葬劉后

故事不報時同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文華門號泣爭葬禮上感動從之戊子九月丙寅彗星見時上言正宮闈廣儲嗣數事是歲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己丑冬無雪時上言三事因及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出嫁太監劉永誠冒軍功不宜封以伯爵從之丙申十二月庚辰時上言比者彗見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警懼譴告可謂至矣因條上七事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

軍民上嘉納之是歲加少保卒贈太師謚文憲官其子瞓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令之君子何獨不然溫室之對可為永鑒也已賛曰漢稱丙魏吉知大體唐稱姚宋璟能正已惟明達務惟介知止於乎文憲無愧斯語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苗衷

苗衷字秉彝鳳陽定遠人永樂辛卯進士及第授編修
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命入内閣典機務乙丑充廷試
讀卷官丁卯擢兵部侍郎兼前職戊辰廷試讀卷得彭
時為第一景泰初陟兵部尚書兼學士乞休景帝賜之
勑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
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
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

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鏹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贈榮禄大夫加少保賜文康于謚為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觀中都志載苗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温厚簡重外和内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予始知文康之風遐哉邈矣賛曰嵩嶽巃嵸�于中都渾河洸洋風氣鬱紆乃生文康躋陟龍圖嬉笑叱咤咳唾璣珠急流勇退上嘉兩疏國史如丹尚有嘉

誤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馬愉

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撰正統初轉侍讀侍經筵預修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庚申命入內閣乙丑遷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嘗奏讞疑獄多所平反兩考會試甄拔才雋人咸稱之忽晨起趍朝仆不能語事聞即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鏹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尚書

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廖道南曰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寛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則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乎使居台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水亦何愧於愉哉贊曰青州之野長應虛危倫魁之擢文炳壁奎商彭匪壽子淵匪夭大化司之若彼莽肜於乎若人入掌絲綸胡為遽隕天奪良臣天奪之良不憖遺老蒐幽秘史丹青厥貌

文淵閣學士贈户部尚書江淵

江淵字時用四川江津人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正統己巳陞刑部侍郎又改户部侍郎兼學士景泰辛未主考會試得吴匯為省元尋命廵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尋改吏部左侍郎景泰壬申以易儲事加太子少師入内

閣預機務英宗復辟刑于譊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于市謫陳循江淵俞士聰項文曜充鐵嶺軍後石亨敗復其官廖道南曰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者咸程厥能効厥用然而任怨太深操權太重怨叢則衆怒權踰則主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可恤也循之明於知人暗於知已又胡足恤乎賛曰西川浩渺玉壘攸宗千崖屹嶫金峨是宗鰲靈為相杜宇為辟予斜小白建成元吉君子於玆權其重輕師臣雖美

儲位當寧於手時用昧於時中鐵嶺之役請祀勳庸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許彬

許彬字道中山東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宣德中秩滿轉修撰正統己巳曹鼐推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太理少卿尋遷太常卿景泰庚午議遣近臣奉迎聖駕於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酉額森為土臺設座於上率衆膜拜奉辭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

送至宣府彬謁見太上命寫罪已詔勑諭文武羣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英廟復辟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文淵閣參知政事嘗薦王竑治河果有成績及石亨專横憾岳正忤已并及於彬調南京禮部未幾出為陜西參政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録及袁彬李實楊善紀行記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誣也夫晉之懐愍宋之徽欽鑾輿奔播于龍沙衰蒸蒙塵於狠骨良以中國諸臣狃于細節闇于遐

覽拘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詞林中之翹楚也贊曰龍庭荒漠六飛廻翔虎闞嚴閟萬乘趨蹌偉哉志士捐生為國捧日以還赫赫業業推賢讓能綽焉有容立名不朽於乎道中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右侍郎薛瑄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曽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再調玉田母齊氏

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於學舍初生肌如水晶五臟
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異人也洪武己卯父貞攺
除馬湖吏目瑄撰平雲南賦黔國見而奇之永樂己亥
父貞復除鄢陵教諭庚子瑄發解河南明年辛丑登進
士宣德戊申授監察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録性理大
全潜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録正統紀元擢山東僉
事提督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講明理性
多所造就楊文貞公薦之入為大理少卿撰大理箴以

自警時太監王振專柄錦衣指揮馬順附之會有百户
病死其妾誣妻殺其夫瑄白其寃都御史王文諧之于
王振振怒嗾言官劾之詔逮之獄處以大辟兵部侍郎王
偉申救除名放歸正統己巳給事中陳信薦起爲大理
寺丞命督餉貴州户部侍郎江淵薦之陞南京大理卿
蘇州有饑民火富室之廬者王文復往按其事坐以謀
逆連及五百餘家瑄又白其寃文謂人曰瑄崛强猶昔
瑄曰辯寃獲咎又何憾焉既而執之愈力賴以平反者

甚衆天順初都御史楊善薦之特召為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内閣一日英宗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關於聖學君德者是科命主考會試瑄以復性為問得劉定之為省元時曹石冒功亂政瑄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上疏乞休卒年七十六子四人孫祺舉進士李文達公銘其墓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休闢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為親敭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

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至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處而安曷有歆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質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令已矣誰臻其奥廖道南曰予㓜誦讀書録以為程朱語録之後即有此書及觀國史乃見劉文安公定議謂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不附麗退不慕戀允為一代名臣然論其於朱熹之學未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論推之從祀

似亦為過也彭韶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敭歴中外大𮮐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以承豈寳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楨

文淵閣學士兼石春坊大學士呂原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父嗣芳為萬泉教官卒於任原孤貧假館養母郡守黄懋舉充邑庠生正統辛酉鄉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書賜寳

鏹丁卯被選進學東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於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壬寅遷右中允兼侍講是秋進侍講學士兼中允癸卯預修歷代君鑑錄主考順天鄉試乙巳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恭議兼侍講主考會試時徐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特用李賢并名原與岳正入内閣命原兼學士總裁一統志成有金帶玉杯之賜壬午守制歸躬視母塋哀毀踰節期年卒年四十五贈禮部侍郎謚

文懿子憲爲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文有曰緊檇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頎頎植仁義以爲本兮横百行以爲枝劉文安公輓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公之終孝不忘於其親則無愧於其君矣盖嘆逢原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爲人寛厚不立崖岸事毋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内閣多所裨益郡志亦稱其内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葺遺事謂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爲學務實踐不事多言盖

皆實錄也贊曰檇李之域龍淵是名嘉禾之秀虎觀有人惟陸宣公爲唐内相惟吕逢原爲明人望文懿所誄文安所哀於乎已矣上燭中台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字原闕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監丞一寧從侍時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撫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就國子監讀書永樂戊戌舉進士授吏部稽勲主事於文華殿供事秩滿改修撰曹鼐爲教庶吉

士萬安等預修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兩命為京闈考官正統戊辰遷禮部右侍郎景泰初勑往湖廣督理軍餉明年召還轉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入内閣預機務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也壬申易儲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尋卒於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廖道南曰古之豪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伎進卒敗其身而動揺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王君始由御容射策甲科終由佞幸綠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贊曰天台窈窕赤城霞標鴈蕩摩雲龍湫噴霄允矣王君夙韻垂髫鼓琴潛邸校藝京寮卒階崇秩德音奚昭

文淵閣學士階戶部尚書蕭鎡

蕭鎡字孟勤江西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預修宣廟實録轉侍讀未幾陞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嘗欲乞歸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

慰留如陽城景泰辛未召入文淵閣兼學士尋擢户部侍郎命議易儲事鎡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加鎡太子少師因天變上疏論時政甚切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書成陟户部尚書加太子太師仍兼學士廖道南論曰予觀邱文莊賛辭謂鎡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知鎡為可人也及讀國史稱鎡言動温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争及加官秩則又靦顔以受是遵何德哉賛

曰文江之源靈氣鬱䗺仁山之麓英乂挺生傑哉孟勤幼抱巨志繼踐金華徘徊廊宁時政有疏秘省有書力爭易儲德也不孤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

陳文字安簡其先湖廣茶陵人有名蘭孫者其仲子欽徙居江西之廬陵丈幼警敏甫弱冠即魁多士正統丙辰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被選東閣進學士已巳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主考順天鄉試以高文敎公薦補雲

南右布政轉廣東左布政天順改元召旋拜詹事癸未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内閣甲申改吏部左侍郎與李文達彭文憲同心輔政成化乙酉陟禮部尚書總裁英廟實録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四贈榮禄大夫少傅謚莊靖官其子璋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觀劉文安所著陳莊靖傳邱文莊所撰哀辭咸謂文出歷外藩入長宫端受密命贊化權謨謀毗益春注日陞及觀郡志亦稱為一時之能臣而國史小傳則寥寥

數語於乎若人者吾奚得而名狀之哉賛曰文達之才如崇通變文憲之介如璟守正莊靖於時同心輔政無言無爭惟寧惟靜出歷二藩入踐三台周旋曲折亦已焉哉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尹直

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直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于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于承平之世我祖宗神功聖德雖登于

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于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畧
尚多更革不一欲示永久昌粹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
自周威烈王迄於五季茲宜續修以成巨典上是其言
尋進侍講學士上言災異修省三十二事轉吏部侍郎
兼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士主考會
試得程楷為第一是科得人最多如蔣冕費宏劉春毛
紀時江右李孜省用事鄉宦多附諛之直密與通但其
斥中使李毅之誣辨御史吳珍之冤人又稱之卒謚文

和廖道南曰予讀直所撰瑣綴録力詆吴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己者悉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賛曰大江之西吉水之濵英才疊出多為名臣直負修能屢有啓沃論史有疏瑣綴有録顯斥與弼潛附孜省國史如丹洞燭幽隱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尚書彭華

彭華字彦實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天順中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大學士李賢

救免成化初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進侍讀學士預修宋元綱目成陞學士文華大訓成遷詹事兼學士丁未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内閣尋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先是江右李孜省以小吏致位卿佐華私附之又與大學士萬安結爲心腹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未幾輿疾歸卒謚文思廖道南曰予觀吉安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

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禎之効皆原于華予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賛曰漢之廣受咸事儲皇宋之郊祀並擅文場乃若二彭盍簪玉堂文憲何猾文思何狂既昧介石猶㦧復隍彤管紀之云胡不臧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劉定之

劉定之字主静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正統己未六月定之上言十事一曰

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疏上留中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定之上言自古邊疆之禍未有甚于今日者昔晉懷愍陷於匈奴宋徽欽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内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舉天下之大合數十萬之衆奉上皇於沙漠委以與衛喇特者也晉宋既遭此既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舊都偏安一隅尚能奮

既衰之勢振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入侵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謹條上十事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通使四曰降番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景帝嘉納壬申遷司經局洗馬定之又上請遣使奉迎命禮部會議行之丙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衆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充副總裁官成化

丙戌簡入内閣叅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左侍郎俱兼學士卒年六十一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李文正公叙其集曰譬之山焉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為嶽為鎮譬之水焉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受之而無不容斯足為江為河為海若句鍜字鍊探之有窮取之無餘不過為孤峰絶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文安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寫晷不

移刻稿不易幅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曰詠百詩或一揮九制渟泓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不窮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未見於用若文安晚始大用用亦不久功業未竟而其文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廖道南曰予自兒時五洪家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於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焉乃取果齋諸稿讀之郁郁乎盛矣及閱國史乃見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義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

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知言哉彭韶贊曰天資絕倫八面受敵高古渾雄變化莫測經筵講官太子洗馬三疏抗言援筆立寫惟公之文名重天下豈但當時愛而不捨至今後人詞林定價

文淵閣大學士劉珝

劉珝字德温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丙子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改元遷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皇登極以宮寮舊臣擢太常少卿

兼侍讀預修英廟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甲午陞吏部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乙未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陞戶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時妖人李孜省輩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於位或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翊遂乞休詔允之卒謚文和子銳為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東土志謂翊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翊昧爽問安畢復詣

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
笏埀魚入則侍安問膳者耶於乎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贊曰泰山蜿蜒滄海滂洋靈精灝氣鍾於壽光惟彼文
和其德不家孝以事親忠以遇主抗疏辭榮幽棲雲門
合闢不泯有德斯存

殿閣詞林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宜

殿閣詞林記卷四

明 廖道南 撰

院學

翰林院學士封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幼頴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竒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吕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

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爲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見與語安因説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悦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

塹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以安叅謀拜左司員外郎丙申克金陵乃陟本司郎中先是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來謁上問安孰賢安曰臣謀不如基學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遠甚上嘉其讓已而克武昌乃以安知黃州府事尋改令桐城知饒州府事時閩寇攻城急安諭衆固守援兵至圍解諸將以民多從寇欲屠之安曰民被脅誘非其本心賴以全

活甚衆民為立生祠上親製詩勞之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鰐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吳元年始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首召安為學士凡制度儀章悉安草創上錫之誥命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遵戴匡輔用能張紀綱植表儀正名位善辭命基圖丕安朕初渡江鄉安首謁軍門即期以帝王事功賛襄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陳以忠出納惟允捍城禦侮勞績茂著朕甚嘉焉廼者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

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擢居宥密俾職論思錫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勤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為總裁官上親製春帖寵之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遂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上諭曰卿安遇朕數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入翰林日聞讜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汪廣洋者宜莫如卿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

間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卿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乃錫以誥命追封其祖父為姑孰侯秋九月癸卯卒年五十九追封為姑孰郡公安為人外癯而内實精於易數為文純雅疏暢力追古人一日侍上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味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横捭闔類皆游説諸侯急於功利

者多從其術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説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習弊又安知此安頓首謝其所啓沃類如此廖道南曰漢初逐秦羣雄紛擾靡克定一至董公説以仁義其興也勃焉我高皇起應昌運遠超於漢方其奮跡濠梁取滁和渡采石定當塗陶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趍金陵肆居帷幄英謨密議幽

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遐哉弘遠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爾矣乎彭韶贊曰濂洛關閩灼有定式屏跡江南授徒考德適遇天兵來皇斯域謀猶無雙王業是職鄱陽有成翰苑之陟律以表民文以華國

翰林院學士朱升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閒資中黄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往學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酉舉鄉

爲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蘄黄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逃竄詞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夏六月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改徽州路為興安府升被徵入見顧問稱旨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叅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春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無何乃陟為本院學士特免其朝謁以優禮之洪武元年二

月乙卯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兹矣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内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内嬖惑人甚於鴆毒

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卄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廖道南曰予幼從石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觀諸經旁註慨然興嗟以為道可即矣石門大夫

仍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令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賛曰𫇭𫇭者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未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真人風雲景會乃攷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

翰林院學士宋濂

宋濂字景濂浙之金華人兒時即抱鉅人志日記五千言既長受春秋于聞人夢吉學古文于柳貫黄溍吴萊之門講道於浦江之青蘿山着書號龍門子元以國史

編修徵辭不就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以居之初為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上大稱賞遣世子受經甲辰十月轉起居注上御端門諭黄石公三畧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具載顧皇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帝王大道顧三畧為今日攻取急務爾時中書省臣奏請給牛種於民上令勿徵其租乃謂濂曰朕所言當乎濂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予民

實興邦要道也乙巳三月濂臥病館舍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聞在告乃憂形于色曰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山中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賮以金幣皇太子致贈有加焉濂歸上表謝并奉書東宫勉以孝友恭敬毋惰毋縱慭修德業副天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諭曰吾自幼備歴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

深宮不知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言有益爾其味
之且酬之以御劉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
人文法變俗教之是不固也以忠厚立心以節儉制行
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見矣仍以文綺俏書洪武二
年濂終喪詔修元史以濂為總裁官兼修禮書六月陟
翰林學士知制誥三年二月辛酉上御東閣濂等進講
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
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故仁主有仁愛之德則

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七月元史成賜金幣有差時甘露屢降濂撰頌其末有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孔子作春秋祥瑞不書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難知人事可徵者乎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臻和豐為祥視前代植金莖以承浤誇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上嘗論古帝王宴安之餘多嗜神仙濂曰漢武好神仙方士至梁武好佛異僧集使移此

心求賢為治天下其有不平于上姪文正獲罪且不測

濂曰文正罪固弗宥皇上廣親親之恩生之而置諸遠

地斯善矣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將服袞冕以

祭濂曰袞冕惟天地宗廟用餘則當降禮也上從之命

濂撰楊王廟碑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一月轉國子司業

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濂為安遠令十

一月召還為禮部主事是年明昇貢異馬乃撰龍馬賛

五年六月嘉瓜生于句容撰嘉瓜賛十二月丁酉復以

濂為太子賛善大夫六年正月以舉人張唯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命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是月昭鑒録成八月寶訓成十二月日歴成俱命濂為序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以大學衍義對上命書於兩廡壁時睇觀之因覽史記論黄老事命濂講析濂曰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由作矣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業不敢自逸對曰陛下此心

古先哲王之心也愼終如始斯無間矣乃復以濂為侍讀學士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三月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濂俱為總裁官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出内庫蟠桃核示詞臣命濂為賦九月侍皇太子親王遊中都濂隨處開說多所規益既歸上謂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上於後苑觀穫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皇上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疾苦實盛德也九年五月上御

奉天門謂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高卒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茲欲羅而致之其道何繇濂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是月復命為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十年三月致仕上賜綵帛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二襲上曰朕慎于賞予卿誠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

何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葳此綺侯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漁辭行上復曰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庶保無虞矣九月來朝上勞之曰卿去此數月朕思之今卿復來朕恐失顧問特遣禮官致餽卿當引觴自酌食以養神又親調甘露以賜之曰酌此可頤壽康也是日侍遊禁苑日晏始退上嘆曰純臣哉爾漁令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漁謝不敢當十月觀心亭成復命漁為記漁自布衣感上龍飛之遇凡有任使夙夜匪懈虔恭勤慎凡

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禮樂律歷名物度數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碑碣銘誌之文承上意旨即時撰次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欲命叅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工不敢當是任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或名問廷臣臧否第稱其善者濂素不能飲上強之飲至再面赭行不成步上賦詩一章賜之仍命羣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至此也因濂艱於行步詔皇太子選廐

馬以賜上復賦良馬歌命羣臣咸賦以紀之有上萬言疏者上怒欲重其罪濂曰彼應詔陳言未可深罪上默然已而釋之其扶植善類類如此上嘗謂廷臣曰古之人大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濂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君子哉若人乎抑亦可謂賢矣濂子璲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十三年璲因事連坐有司請罪濂上念濂舊臣乃安置于茂州卒于夔州所著有龍門子凝

道記潛溪集鑾坡前後集翰苑續别集芝園集朝京稿
蘿山集浦陽人物記廖道南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濂者非天啓之以翊初運者乎
予嘗讀楊維楨序景濂之文曰其隐龍門也煜乎其虎
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爍乎其鸞鳳日星也貝瓊曰正
聲動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
變化龍跳虎躍瑰詭奇絶揭沉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
蔚乎其色鏗乎其聲舂濤之瀰漫也鐵騎之縱横也武

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可駭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盖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彭韶

贊曰春日載陽列宿緐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禦敵輔夏正我綱常功在萬世其曷敢忘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

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旨七月戊寅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

政也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鑑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别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彜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榖本於天道騐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

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無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

十二月癸亥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上曰心無所愧可

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須二十七年正月辛巳上退
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
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
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
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心不蒙其澤民
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
三吾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
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

目聾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

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
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
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
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
命次韻和之朝叅則列於侍衛之前燕享則坐於殿中
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衢書禮制
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
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

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久之乃復為學士廖道南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聖祖虗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於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顔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

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王審知入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嗜學登元泰定辛卯進士初授黄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至正中復起為國子助教後遷待制侍讀學士以寧有俊才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小張學士國初王師入元都以寧與危素等以故官來歸奏對稱旨

仍以為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遇洪武己酉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煃偶卒嗣君日煃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洱江俾諒往其國諭以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訃上親御翰墨為祭文命編修王廉主事林唐臣往將命事竣上御製詩八章暨錫以璽書褒之還卒于道中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産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

終時有詩云霞身惟有黔婁被垂槖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子煜為蒲圻知縣炬為刑部員外郎大學士楊榮銘其墓曰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因始徙閩肇於光祿積善流慶懋敏文儒鬱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敭歷中外英聲倏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阯夷俗丕變龍顏以喜寵命方降訃音遠來天語興嗟失茲良才廖道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以為難乃若李文

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求不辱而已以寧持節避荒行李蕭除生則哦詩自樂寄興翠屏死則述詩見志投疏皂囊亦可謂不辱君命已矣贊曰閬山之墺是爲古田堅持古道希古之賢嗟哉斯人死于王事去邉就華卒死遠裔

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

李翀原闕　洪武初爲典籍十五年十一月乃陟爲侍講學士上賜之勑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

治民非文何以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昔有
唐天下歲和時豐乃啓弘文館集四方之賢任館内之
事内相慮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户不閉斗米三錢家給
人足朕欲肩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
命爾卿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
任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上與卿等論武事卿曰用兵
重在任將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重信之篤而
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

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

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

篤故也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弊上曰將必擇有識

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

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推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

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有王時者以元

故官與危素同為侍講學士有李遜者直隷景州人登

洪武甲子鄉試官至學士其行蹟多不考云廖道南曰

易有之聖人作而萬物睹信哉言乎觀李翀之勅詞望以文同韓柳勲比房杜意亦至矣贊曰翀也鳳舉竹實梧陰于彼高岡栖于禁林時以舊臣天為其主素既無為於爾何取鈞以儒學進以選舉寥寥今古莫可遐晤

翰林院直學士陳桱

陳桱字子經浙江奉化人祖著宋秘監知台州父祕元饒州教授桱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邃古逮于高辛下據三史會于有

宋述近理删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茍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易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及桯為直學士廖道南曰墳典既遐史傳斯創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紀言為寳訓紀動為實錄文彌繁而道愈遠矣乃若陳子經值元末亂亡潛心史學祖晦翁綱目之律例述

君實資治之龜鑑昭正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旨
淵以正可不謂良史爾矣予賛曰兩浙之區實爲興壖
天目岧嶢鴈蕩蜿蜒篤生良士爲國仁賢表章正學纂
緝遺編董狐斯偶班馬仔肩予生也晚有開必先

翰林院侍讀學士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郡就學肖監登第累
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
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吴元

年上命中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鬭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洪武二年改待制一日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

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茍局于小而拘于凡近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尋出知龍州廖道南曰予讀國初事蹟乃知楚才晉用不獨裕伯爲然易有之水就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其然乎贊曰大名之北瀛海攸趍松江之南笠澤攸濡矯矯裕伯士林之魁出遇真人左右是毘明哲保身云何桑隅誦厥遺言悵然深悲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廷堅

潘廷堅字叔聞太平當塗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堅性資頴拔博學強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遊會薦起為富陽縣教諭歲乙未高皇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陶安謁見遂命為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為中書博士庚子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政廷堅為人慎密謙約每參謀議為上所重子𪧘為起居注中書左司都事江西湖東按察使令其裔家當塗之多福鄉廖道南曰予觀太平志

乃見天兵初臨耆儒入謁然皆彬彬然多文學士視漢之酈生諸人尚變詐恃智巧者不侔矣贊曰大江浩渺采石縈紆篤生英哲雅集師儒伯羽既翔主敬爲基叔聞多學探討淵微彙征斯吉聯翩以飛鬱鬱禁林鸞鳳攸栖高山景行于兹焉依

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

葛鈞原闕　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教授躬行訓督多所造就徵爲侍講學士時劉三吾以耆

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懽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享祀神祇校閲文卷罔不事事庚午九月命鈞考定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沒封蘄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别無舊制若開平王常遇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今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追贈三代宜准宋制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勲三代准贈王爵十一月高麗貢玳瑁筆分賜三吾及鈞等是年命授秦晉諸王經鈞曹紏其怠惰上曰儒者不

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廖道南曰漢初命叔孫通創緜蕝之儀史稱其為漢儒宗夫叔孫所定未必如先王經制而因時制宜要亦有可行者我朝自陶安朱升詹同宋濂魏觀諸儒開厥初即繼以三吾與鈞率循彝典潤色徽猷於乎蔚矣贊曰石渠蘭臺漢閣儲書崇文麗正唐院延儒草昧建侯雲雷啓運登崇俊良以協中正鈞也端亮矯跡中原碧嵩渾河靈啓崐崘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導入補國子助教太宗登極姚廣孝薦之擢編修侍皇太子于東宮尋進侍讀學士甲申七月進講乾卦九四一爻舉儲貳為說仁宗問楊士奇恐達含諷意士奇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胡瑗之說也仁宗曰易旨無之若過慮人亦將為茲說乎士奇曰程子有云凡卦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宋王昭素講易以節儉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

為對宋太祖持書其言于屏間仁宗遂恱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太宗問建丈君如何達對曰可與為善惜輔導非其人以是誤之耳後攖疾卒年六十五時有曾章字曰章者永樂辛酉以侍讀學士置南院與達蓋後先相望云廖道南曰予觀毘陵志稱達所著有詩書心法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天游集是亦潜心于理性者惜乎未之槩見也贊曰立賢無方夢卜惟徵論學無窮博約惟明吁嗟達善署庠賛胄論易儲闈談詩

文囿誰其闡幽國史有紀毘陵之志未究厥委

翰林院學士王景

王景字景彰浙江松陽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撰平雲南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以知縣名入纂修高廟實錄守制服闋史部尚書張紞前為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太宗入正大統陞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宜從厚葬以天子禮上然其言景博

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故與時多忤云
道南曰予考文衡乃見王景彰所撰諸篇俱舂容爾雅
暢茂敷賁乃知國初渾厚和平之氣不獨於運數見之
寔有徵于文物也已贊曰渤海之濱巨儒潛光滇池之
滸逐臣貢章賜環金門視草玉堂鬱鬱文衡雷霆合章

翰林院學士藺從善

藺從善字有恒河南磁州人永樂癸酉貢士初任揚州
府學教授召入授編修轉侍讀宣德中預修兩朝實録

成還司經局洗馬進侍讀學士未幾改右庶子正統初陞學士與王文端公錢文肅公相得甚懽賜之真章曰卿以文學典教郡邑用膺簡擢進事先朝翰苑宮坊累遷清秩暨朕嗣統陞職有加史館經筵悉勤乃事操履篤實益久不渝廖道南曰予觀王文端公稱從善心淳氣平學行端方景泰易儲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員而從善獨守官如舊及讀崔仲凫所撰彰德志益信其為篤厚君子也賛曰燕趙多材古為巨邑太行西来恒山

北峙巋君産焉抱兹竒氣篤實輝光久而不墜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叙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録成轉修撰正統中進侍讀辛酉閏十一月叙上言三事一曰興學校二曰勸農桑三曰慎銓選上命所司舉行未幾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己巳九月英宗北狩叙上言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

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庶政疏上嘉納天順初叙上言請修宋史詔令自修進呈又上制治保邦十二事中興太平十四事俱付所司采擇行之廖道南曰士之負奇氣樹壯節出而効用於時不少娇婀洪悠以自立者必有所建白以垂不朽乃若功叙筮仕史官即上疏論天下事令載諸蘭臺石室者可攷也然而忌才者衆卒之老於南院而不少試悲夫賛曰皎皎易汙嶢嶢難全蘭以香焚膏以明煎上書北臺視篆南署老而

不倦克承墜緒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鶴齡

曾鶴齡字延年江西泰和人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修撰庚戌秩滿轉侍讀正統戊午預修三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致仕鶴齡為人和厚易直交際以誠作文典實如其為人初生時母夢鶴翔空而下後頂骨有紅暈故其父命之曰鶴齡云孫追進士及第官編修廖道南曰夫人之生豈亦有殊狀哉宋文憲公之生

也紫衣未脫薛文清公之生也肌如水晶奚必徵諸往代夫鶴齡亦有然者矣然而功業未究著述靡聞豈其乘軒而弗鳴皐者耶贊曰有鶴南飛翔于江皐玄裳縞衣高栖松巢曾氏夙兆誕瑞彌昭孫繩祖武振羽煙霄

翰林院侍講學士黄諫

黄諫字廷臣陜西蘭縣人曾祖仕源為元提舉祖文質父志道咸隱約不耀諫幼有異才正統壬戌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上鐃歌鼓吹曲詔付史館出使安南始

定使臣之禮餽遺悉無所受還朝同少卿劉傑主考順天鄉試時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不第遂搆賂考官賴大學士高穀覆試獲免秩滿轉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前職石亨等言其功擢尚寶卿兼侍講未幾進侍講學士石亨敗謫廣東同知尋被逮卒于淮兵部尚書王竑時理淮漕嘆曰季札葬于嬴博之間孔子以為知禮况廷臣高郵人也乃卜葬于淮成化間官其子琳為中書舍人倪文僖公跋其

鐃歌曰辭旨閎壯音韻鏗鏘誠可施之軍旅者也楊遂菴銘其墓曰驥足康莊旣奮而驤忽一蹶以傷鄧林之良登置明堂雷風春撞化為土壤奈何乎彼蒼惟劔之氣與玉之光不隨物以亡廖道南曰予讀黄公使南藁及南坡諸集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直逼古人及攷國史始阨于陳循終阨于石亨豈造物者亦忌才乎贊曰三泰帝京兩淮帝鄉生也挺秀沒也流芳辛菴有贊遂菴有志誰表遺書以傳奕世

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希賢

吳希賢字汝賢福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廟實録陞修撰成化乙巳遷左諭徳丁未進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希賢為文章有奇氣尤工於詩每僚友宴會累數百言立就人多服其敏然負氣豪俠人亦以是少之太常卿陳音銘其墓曰東野昌詩子厚優文君殆兼之永指厥芬廖道南曰予觀莆陽文獻謂希賢與西涯咸稱神童及同舉進士則又相

篤學以故西涯真文有云國有磬望代有文章非虛語也贊曰有美一人宛清揚兮為蟬則綏蟹有匡兮天球河圖寶物蔵兮仰觀斗牛劍氣光兮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彥

曽彥字士美江西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授修撰時執政欲矯時弊拔文以質而彥所對簡約遂置之魁選邱文莊公作春聯以贈之彥年已近六十餘矣丁未轉侍讀弘治紀元預修憲廟實録遷左諭德甲申進侍

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廖道南曰夫士童而習之白首紛如養其才將有試也茂其學將有為也乃若老而射策居殿元者在前則曽士美在後則唐守之俱進暮不振無聞于時惟吳文定公則老而不衰乃克自見豈天之降才爾殊哉贊曰孰謂桑榆取日虞淵孰謂湛盧貫斗龍泉壯而行之老而彌堅未酬厥志夫奚取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穆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幼聰悟日記千餘言弘治癸

丑進士及第授編修己未同考禮闈得倫文叙為省元
癸亥轉侍讀預修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手乙丑
復考禮闈得董玘為省元二公皆名士人以此多穆之
知人武宗登極奉使朝鮮還朝預修孝廟實錄充經筵
講官值逆瑾柄國怒諸詞林不為禮乃改汪俊等于别
衙門是時穆居外艱改南京禮部員外郎服闋改兵部
瑾敗復職病甚擢侍讀學士卒廖道南曰予觀李文正
公所撰墓誌稱穆事親孝事長恭博極羣籍公堂廣坐

言論英發略無遜避非其人噤不出一語其所自負每

骫骳不下物蓋實錄也贊曰躍之鏗然鑄之凝然擊之

錚然若干將然胡為而然而胡不然抑豈其然

殿閣詞林記卷四

